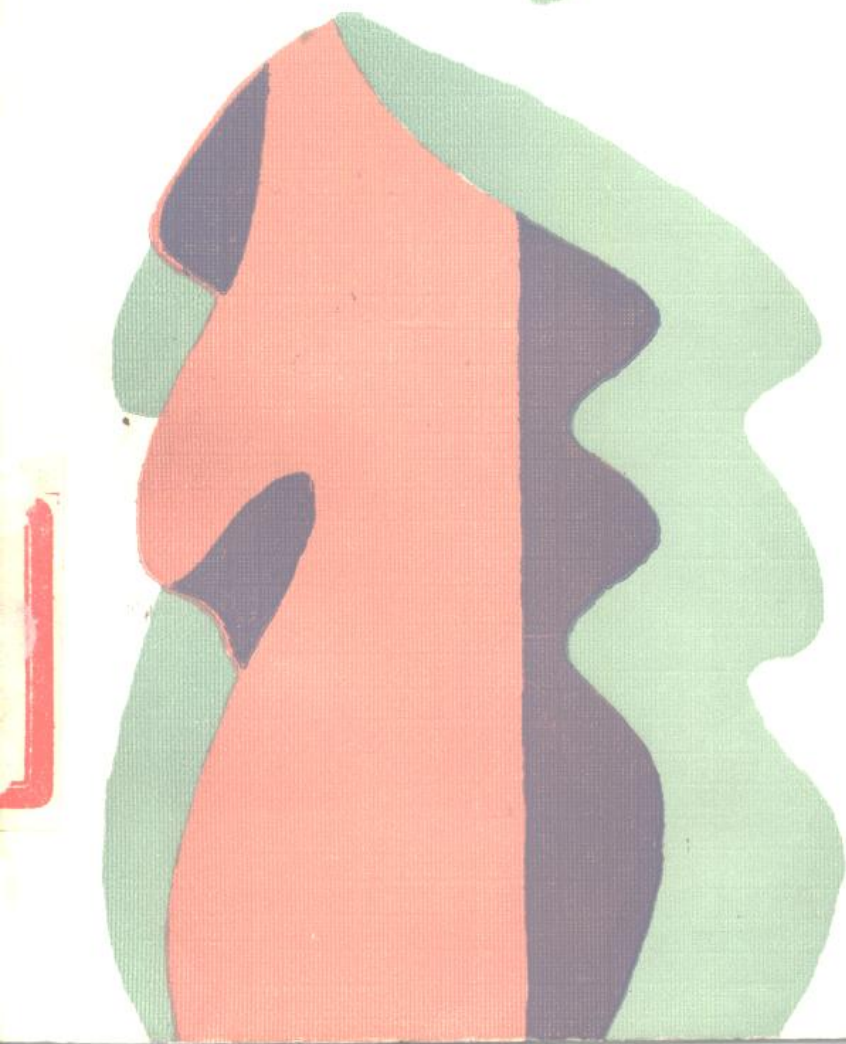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叶 芳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百花文艺出版社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田 野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7 1/4 插页4 字数105,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书号: 10151·950

定价: 1.40元

12371/51

目 录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1
照片	7
离合悲欢的三天	19
对话	30
萤桥	
——忆台湾剧作家姚一葦	41
唱一支共同的歌	
——记台湾旅美诗人秦松 先生	50
海外诗人彭邦楨	63

一舞难忘

——怀念台湾舞蹈家蔡瑞

月女士 72

吴凤传奇 79

鹿港之发现 90

火烧岛 96

只见过一面的人 113

老水手和他的小白鸽 122

水手与妓女 140

洋船长 155

同样的海和不同的诗 164

重访深圳	170
我与香港	176
香港人	191
年过六十	201
这一天	207
茶馆	212
到户外去吧!	218

后记	226
----	-----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随便走到哪里，大自然都是美丽的。

但我还是喜欢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哩。

还是远在宝岛台湾的时候，还是早在三十年前青春的岁月，我就常常思念海峡对岸我的故乡的那座无名的小山了。

而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山顶上的那株古老的大榕树：青枝绿叶，亭亭如盖，并且还悬垂着潇洒的长长的胡须。真有如，一位登高而望归人的老者。

我的故乡是平原。从外地回来的游子望见山顶上那株高高的老榕树时，他就知道：快到家

了！

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飞机的空袭，我读书的学校，疏散到附近的县上去了。寒假或是暑假回家时，我和同学们，三五成群，在长而懒散的公路上行走着，走着，疲乏而又单调地走着。忽然之间，有谁最先发现了那山顶上的老榕树——虽然，还仅仅只是个蒙蒙的影子——，就象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到家了！”于是，我们不觉都争先恐后地加快了脚步，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劲。老榕树的影子，也越来越看得更清楚了。——真象一位登高而望归人的老者呢……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带上几本书做枕头，一个人躺在大榕树下面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幻想。阳光下，淡淡的野花的香味，象故乡的米酒一样令我沉醉。

我更记得，在每年春节后的几天，我的故乡有放风筝的习惯。而山顶，就是孩子们比赛的地点。各式各样的风筝，一个比一个放得更高。我的彩色的蝴蝶风筝，在辽阔的天空，显得特别的轻盈。

但是，很不幸。有一次，在收线的时候，我

的蝴蝶，一下子被大榕树的树梢缠住。线扯断了，风筝却飘飘荡荡地挂在那里……

多少年已经过去。我离开故乡，也越来越远、越来越久了。但是，我却一直觉得，我的风筝，好象还依然挂在那株大榕树的树梢上呢。

在台湾，当我想起我的故乡，我就一定会想起那座无名的小山，一定会想起那株古老的榕树；也就一定会想起似乎还依然挂在那里的我的风筝。

于是，我就有着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好象，我的游子的心，也挂在那海峡对岸的遥远的树梢上一样……

台湾是多山的。从北部的大屯山，中部的阿里山，到南部的鼓山、旗山，我都去过。这些海外名山，也的确各有特点。但我仍然无法忘情于我的故乡的那座无名的小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种思念之情，是越来越强烈了。

是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吧？有一个周末，我同妻到台北水源地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去散步。

天气很好。阳光从青色的密林洒下，有如温

暖的雨滴。

我们沿着浅草的小径，一直走到了山顶。然后，我们就在一株开满红花的凤凰木下休息。妻坐着，在欣赏山下的风景。我双手枕着头，躺在草地上，嘴里含着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微风吹来，我闻到一股醉人的早稻的清香。——台北平原上的作物，已经快成熟了。

我突然感到：我好象又回到了海峡对岸的我的故乡了，好象我正躺在那座无名的小山、躺在那株古老的榕树下面……

我很自然地举目望了望树梢：红色的凤凰花，在微风中轻轻摇动着。

但是，我的风筝呢？那挂在树梢上的彩色的蝴蝶，它在哪里？

于是，我翻身坐起，并不觉叹了一口气。

妻从来没有到过大陆，更没有到过我的故乡。但她是懂得我的思念的。关于那座无名的小山，关于那株古老的榕树，关于那个失去的风筝，这些年，她也听我不止讲过一次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叹气……”她望着我。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有那两旁的草丛里，响着时远时近的虫鸣。

妻忽然停下步来，回头望了望山顶上的凤凰木，好象对我说，又好象在自言自语：

“我想，我会理解的……”

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流。我也不觉回过头来，又望了望山顶上的那株凤凰木，在微风中，红色的花，正轻轻地摇动着。

后来，我终于回归祖国的大陆了。

记得，在我有幸返乡探亲的路上，我一夜都没有睡好。我听着列车员在报告一个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站名，我知道，故乡近了近了。虽然，在夜里，我看不见我心中的那座无名的小山，那棵古老的榕树；但是，我多么想再象当年那样背着书包，一面跑一面欢呼着：“到家了！到家了！”

然而，时光无情，我毕竟是个大人了。人生的波折，甚至使我更早地成熟，更早地衰老。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我的感触，应该说，是远比当年要复杂得多啊！

一早，我特地去看了那座无名的小山。就象我故乡的面貌一样，小山也变了，变得更美了：一条一条的梯田，整整齐齐。山顶上那株古老的榕树，依然是青枝绿叶，亭亭如盖；依然是悬垂着

潇洒的长长的胡须。我深情地抚摸着我曾经如此思念过的老榕树，我的心中充满着一一种难以自己的激动。我回头望望山下，一片金黄的菜花。灰色的城墙，已经拆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一幢红瓦的楼房。往日的公路，已经铺上了石渣柏油的路面；而从来没有过的铁轨，也一直通向了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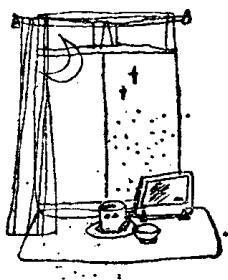
这不就是我从前曾经有过的幻想吗？当我用几本书作枕头，躺在这棵老榕树下面的草地上的时候。

但是，我仍然有着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寂寞之感：我的那个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呢？它在哪里？我举目凝望着云天远处，而陷入了沉思。

我仿佛看到，看到了在海峡彼岸台北市水源附近的那座小山了。

我更仿佛看到，小山顶上的那株凤凰木了，在微风中，它的红色的花朵正轻轻地摇动。一朵一朵的红花，在我模糊的泪眼中，又仿佛都幻化成，幻化成了我那失去的风筝……

一九八二年



照 片

三个月以前，我曾经收到我的在台湾的两个孩子寄来的信。现在，我又收到他们寄来的照片了。

这照片，从台湾发出，在地球上转了半个圈。——听起来，简直有点象神话呢！

然而，它终于送到我的手上了。

台湾当局，也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一直拒绝关于通邮的合情合理的建议。但这条联系海峡两岸亲人的邮路，却以另一种方式，实际地存在着。正如一位台湾诗人所说的那样：系得住羽翼啊，系不住飞翔……

天下不乏热心之人。从台湾寄出的这照片，就曾经辗转传递于相识者和不相识者之手，有如火炬接力，终于送到了我的手上。

我是从来就有着这样的性格：喜欢关起门来，一个人咀嚼自己的痛苦。但现在，我却宁愿，而且非常希望，让别人也和我一同来分享：这甚至比奥林匹克的路程更长的接力火炬，在它平安到达时的欢喜！

请想想吧，如果，你就是我——

在分离二十七年之后，突然收到了孩子们的第一次寄来的照片；

在远隔千山万水之外，突然收到了孩子们的近在眼前的照片；

在朝思暮想的无限牵挂里，突然地收到了孩子们业已长大成人的照片；

特别是，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负咎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的痛苦里，竟然意外地收到了孩子们向自己祝福问安的照片……

而这，又是通过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啊！

我不能不感谢党，不能不感谢那些相识者和不相识者；我，不能不关心祖国的统一。——我不能不啊！

我摘下眼镜，仔细地审视着照片上的两个孩子。我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两个小东西吗？如今，他们长得多高了，多大了啊！如果偶而相逢，我恐怕认不出来了吧？一个穿着浅色的西服，里面是花点的翻领衬衣；一个穿的蓝色牛仔褲和雪白的羊毛衫，嘴唇上还蓄着小胡子呢。

但是，从照片上，从他们的眉宇间，我还是可以找到当年这两个小东西的某些影子的。

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也曾在“王开”相馆照过一张合影的：我坐着，大孩子靠在我的身边，好象靠着一棵树，表情悠然自得；妻抱着刚满周岁的小的孩子，站在我们的后面，好象抱着一个日本的玩偶，两只眼睛会笑。这张六寸的彩色照片，虽然，很遗憾，当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没能把它带走。但是，即使我不幸丧失了一切的记忆，我想，也不致于失掉印在心上的那张照片的吧。

现在，我眼前的照片，和我心上的照片，在模糊的泪水中，重叠了。我仿佛这才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到：时间，的确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

两个小东西，现在业已长大成人，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可以估计到的处境，多年来，曾使我每一念及，不觉黯然神伤。现在，总算收到了他们的照片，“凭君传语报平安”，似乎也可以略为放心了吧？

但我这个作父亲而又未能尽到养育责任的人，却仍然难以心安理得——

从小变大，说来是自然的规律。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其惊险曲折，可以说比孙猴子的修成正果还要艰巨得多。——特别是在他们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又何止于八十一难呢？

也许是，为了想减轻我的不安吧？在来信中，对此，他们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而且还寄来了这样的照片：好象，我不过是昨天刚刚离开了他们，而今天就忽然都长大成人了似的……

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好心好意，却使我，更加感到自责的痛苦了！

离别，我是想到了的。

但我又的确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长、这么久的离别。

如果，当时，我想到了——就是现在我也想

不到啊！——我还会不会离开呢？

我想，会的。不过，我也一定会想到要为他们多作一点使我心安的事情，即使是象那传说中的精卫含泥一样。我也许不致于如此追悔了吧……

我记得，当我决定出走之前，我并没有，当然我也不可能，把我准备要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去的打算告诉他们。

妻出于对我的了解，她也许会想到的，可能已经想到了吧：当我在收拾行装时，曾经把一件在台湾久已未穿、而在香港的热带气候也无此必要的薄呢大衣，悄悄地塞进提包的时候，她好象注意到了；但她似乎又不愿意去接触这个敏感的问题。

孩子们则是无知的。听说我要走，都不肯睡觉了。大的缠着要我带他到香港去。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不会讲广东话，又听不懂外国话，去了也是个聋子、哑巴……”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袖子：“不怕！我跟着你走嘛！”小的当然不愿离开他的妈妈，但他也对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给我买双‘啷、啷、啷！’”一面说，他一面用脚在“塌塌米”上模仿那皮鞋走路的节奏。